

阅读

第568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古人的朋友圈

俞果

今人有朋友圈，古人也有朋友圈。老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古今皆然。

杜甫身在草堂望长安，三苏父子联袂上汴京。入圈是一种认同，拱手施礼“承让”，抱拳回敬“佩服”，水涨船也高，抬人即抬己。当然也有嘍傲林泉、饮食烟霞的高士，例如魏晋竹林七贤，此类神仙，另当别论。

李白初出茅庐之时，来到渝州。前辈李邕十分反感这位小老弟。李白认为李邕欺少，放言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。但李白同时又捧了下李邕，说“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”将李邕比肩于孔夫子，反衬自己后生可畏。

后来，双李成了忘年交。李邕是史上能与王羲之并列的大书家，李白也是一位书家。当年他们朋友圈里还有张旭、怀素等，诗人入了一个书法圈。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《上阳台帖》，就颇有张旭的风格。

唐朝不少名家有志功名，却科举无望。除了科举成名，还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上门拜访，希望得到权贵的垂青推荐。李白走过，杜甫也走过。功名是学子们的唯一梦想。杜甫36岁到长安参加临时增设的恩科考试，但实在霉运当头。他遭遇了权相李林甫瞎搞的一场闹剧，让这届参试的全部考生落选。皇帝问怎么无一人才可选？李林甫拍了一句经典的马屁：皇上圣明，如今已是“野无遗贤”。致使杜甫等一批考生全部沦为“非贤”之人。逼得杜甫只能辗转于豪门求见投诗，赠诗无效，干谒碰壁。杜甫自叹“独耻事干谒”。

名家有志功名，除了正途科举还有恩科，皇帝特恩开科取士。重大节庆，于罪犯有大赦，于书生有恩科。恩科之外，还有恩刑。我一直不解，司马迁受官刑后，为什么还能让他写《史记》，这有违常理呀。最近，当代作家王朔有一解，他说官刑实际上是一种“恩刑”，仅适用于无钱赎死（汉代有死罪赎死制度）或与皇室有特殊关系者。司马迁受刑后被拔擢为中书令，这相当于皇帝的政治秘书，可以说为他一人而设置。终西汉二百年，只有四五人得受此恩。

入圈，也要用“巧劲”。在史上仅留下两句诗的北宋诗人苏麟，曾因外出“巡按”不在杭州知府范仲淹身边，错过升官良机，入不了圈，懊丧不已。他回杭后，写下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春”两句诗送范请教。范做知府时，举荐了许多人做官，苏麟将官位比作月亮和春天，将自己比作楼台和花木。范看了心领神会，问苏有什么要求。最后，范满足了苏的心愿，让他入圈了。两行明白浅显的诗，原来是入圈的敲门砖。

历史上最豪奢的文人圈子，当属开封的西园雅集。园主是王诜，他是宋英宗驸马。他宴请名流，叫北宋大画家李公麟创作了《西园雅集图》，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包括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、秦观等名流，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做客聚会的情景。米芾为图作记，画中之人或吟诗赋词，或扶琴唱和，或打坐问禅。主客16人，加上侍姬、书童，共22人。这幅堪称千年一遇的北宋顶级文人朋友圈，没有《兰亭集序》流露出的那种追问生死的焦虑，获得了后世文人的追捧。

朋友圈的故事，说不尽，尽管“今人不见古时月”，毕竟“今月曾经照古人”。朋友如月，明古情义。有时因为清操绝俗，朋友之间也能作出“那惜微名登白简，故留韵事记红裙”的高蹈。朋友，永恒之道。

（摘自2024年10月27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

煮雪

林清玄

传说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，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，对方听不见，只好回家慢慢地烤来听……这是个极度浪漫的传说，想是多情的南方人编出来的。

可是，我们假设说话结冰是真有其事，也是颇有困难，试想：回家烤雪煮雪的时候要用什么火呢？因为人的言谈是有情绪的，煮得太慢或太快都不足以表达说话的情绪。

如果我生在北极，可能要为煮的问题烦恼半天，与性急的人交谈，回家要用大火煮烤；与性温的人交谈，回家要用文火。倘若与人吵架呢？回家一定要生个烈火，才能声闻当时哔哔剥剥的火爆声。

遇到谈情说爱的时候，回家就要仔细细造当时的气氛，先用情诗情词裁冰，把它切成细细的碎片，加上一点酒来煮，那么，煮出来的话便能使人微醉。倘若情浓，则不可以用火，要用烛火再加一杯咖啡，才不会醉得太厉害，还能维持一丝清醒。

遇到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话就好办了，把结成的冰随意弃置就可以了。爱听的话则可以煮一半，留一半他日细细品味。住在北极的人真是太幸福了。

但是幸福也不长驻，有时天气太冷，火生不起来，是让人着急的，只好拿着冰雪用手慢慢让它融化，边融边听。遇到性急的人恐怕要用雪往墙上摔，摔得力气小时听不见，摔得用力则声振物瓦，造成噪音。

我向往北极说话的浪漫世界，那是个宁静祥和又能自己制造生活的世界，在我们这个到处都是噪音的时代里，有时我会希望大家说出来的话都结成冰雪，回家如何处理是自家的事，谁也管不着。尤其是人多要开些无聊的会议时，可以把那块嘈杂的大雪球扔在自家前的阴沟里，让它永远见不到天日。

斯时斯地，煮雪恐怕会变成一种学问，生命经验丰富的可以根据雪的大小、成色，专门帮人煮雪为生；因为要煮得恰到好处和说话时恰如其分一样，确实不易。年轻的恋人们则可以去借别人的“情雪”，借别人的雪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。如果失恋，等不到冰雪尽融的时候，就放一把火把雪都烧了，烧成另一个春天。

（摘自《人间有味是清欢》作家出版社）

优雅

江小魚

母亲中风的后遗症是右边身子偏瘫，右腿右手臂如两截枯木，左腿拖着右腿，左手拉着右手，挪动起来艰难又狼狈。我用的是“挪动”而不是“行动”，因为母亲要动一下，不是拖就是拽，身体的某些部位她已指挥不动了，类似“干脆”“利索”这些势利的词，也与母亲划清了界限。

尽管如此，只要一有闲暇时间，我就强迫母亲随我一道出去溜达。再难看的样子也是自个的身板与腿脚走出来的，至少还能活动，比起彻底卧床卧床好多了。

母亲向来是个惜福的人，总能从裂缝里看到光，也从不抱怨，还总顺着我们的意。

“妈，该出去走走。”声音刚落，母亲就欣然应允，“好，我收拾收拾。”起身，母亲挪向卫生间。走路都艰难成那样了，还收拾啥？“不收拾了，走吧。”我又开了腔。“头发要梳好。”母亲在卫生间里回着，“走路的样子咱没办法，有办法的事就得做好。”

母亲的话让我突然脸红：我会因为一点糟心事而彻底懈怠，而母亲，却不被“偏瘫”这个恶魔所困扰，努力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一切。

不将就，努力做好自己能做好的，即便病魔缠身，即便垂暮之年，也会活得很优雅。

（摘自2024年10月9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火候与人生

蒋勋

朋友送来一颗银栗南瓜，像一颗大桃子。绿色里泛着银光，像汉朝绿釉陶泛出水银的光，沉着安静，很美。放在几案上几天，舍不得吃，也在想，如果是母亲，她会如何料理这颗银栗南瓜？

我看过母亲烧冬瓜盅。母亲的冬瓜盅用鸡汤煨冬菇、木耳、松菌、扁尖，加一点泡软的干贝、火腿片、干鱿鱼丝。材料偏素，肉类只是提味，火一大开沸腾就转小，然后慢火细煮。关火再焖一下，让汤头的鲜香，渗透进冬瓜盅里。吃的时候，一勺一勺舀在碗里，清爽素净，余韵很长。

后来有机会吃到大餐厅的冬瓜盅，加了太多鲍鱼、花胶、蹄筋，材料昂贵，缺失了冬瓜的清淡，总觉得遗憾。素净，并不容易。也许，素净是守一种本分，不贪妄想，也就素净了。

母亲的料理，仿佛带着她战乱时四处颠沛流离的本分，谨慎里求家人平安，滋味深远。因为一生都在迁徙，她的料理没有特别某个地方的执着。她是北方人，各种面食，从麻食（猫耳朵）到旗花面，从水饺到馒头包子，她都拿手。她也会做父亲家乡的福建菜，自己酿酒取酒糟，裹着鳗鱼，蒸炸都好吃。她也用酒糟炖鸡，鲜香滑嫩。

母亲在大龙峒定居，就学做同安人的各式米粿、油饭，过年和邻居一起磨米做年糕。

颠沛流离中活下来，很难有妄想，也就朴实朴素。料理用火，讲究火候。蒸、煮、煎、熬、炖、烙、烤、煨、炸、炊、煸、炒、焖、余烫，都是火候。

火候是对火的体会，大小快慢，都有分寸。母亲经历的火的使用，像一部火的历史。她在战乱里，看过炮火，看过硝烟，也许可以体会生活里静静看着一圈炉火的幸福满足吧！

她做饭做菜，用过木柴燃火，用过炭，用过煤球，用过洋油，用过瓦斯，用过电……

每一种不同燃料的炉具，都有各自的特色，做出的饭菜也有不同。

炉火，或许一时让她想起某一日大轰炸的火光冲天，鬼哭狼嚎。她还是聚精会神，祈祷眼前那一圈炉火有天长地久的生活的安稳吧！

炉火慢“煨”，细“炖”，“煎”或者“熬”，都是功夫，拿捏火候，是做菜，也是做人。现代人多不懂“煨”的慢火温度，也难体会人与人的“依偎”，慢热，却长久。懂得“煨”，懂得“熬”，都需要耐心与时间。

对火没有耐心，也难理解生命里“煎”和“熬”的隐忍。

我越来越少在餐厅吃到正宗的干扁四季豆。“扁”要时间，“扁”不是“炒”，也不是“炸”，要用小火“扁”出水分。这也需要时间，匆匆忙忙，很难理解“扁”。

我的童年，用火，需要时间；用水，也需要时间。打开水龙头就有水，如今也是理所当然，冷水热水都有。我的童年却不然，到溪流边取水，到井边汲水，回来把水烧开，需要的时间也很长。

最近在一条河畔步道看到一台泵浦，看了很久。大概青年一代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泵浦是汲地下水的装置，一边有木头的柄，上下挤压木柄，另一端水喉就会送出水来。我的童年，这样的装置很普遍，妇人们都聚在水喉泵浦边，洗菜、洗衣物，也聊八卦是非。有时为了抢水，也有人在泵浦旁打架，撕扯头发。

泵浦是小区共享的取水装置，当然没有今天家家户户的水龙头方便。我很庆幸十岁以前经历过家家户户没有自来水装置的时代，所以直到今天，打开水龙头，有水流出，都觉得是神迹，心存感谢。

现今用水这样方便，自然没有“神迹”的感动，也不需要感谢；有水，理所当然，没有水，可能就漫骂抱怨。

应该庆幸，经历过缺乏的时代，有机会对此刻拥有的充满感谢。是的，科技进步，许多家事有机械代劳。我很庆幸，从一无所有开始，家里有了电扇，有了留声机，有了电视，有了瓦斯炉，有了电饭锅，有了电冰箱，有了电话，有了空调冷暖气，有了捷运，可以随时坐飞机到想去的地方旅游。

每一样机械出现，都像神迹，充满喜悦兴奋。

然后，大概半个世纪，出现能源的危机。电力资源不够了，出现碳排放废气的污染，出现臭氧层破裂，南北极融冰，森林大火，许多动植物灭绝，饮用水里大量塑料微粒……

庆幸过神迹，也看到神迹不被感谢，人类失了本分，没有节制，神迹转成诅咒。

围绕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五行——木火土金水，时时刻刻都在变迁，有时缓慢，有时快速，也许，核心的位置还是人。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本分，木火土金水的运转流行，不会是助力，反而变成障碍。

工业革命之后，有机替代传统手工劳作，人类也许慢慢会发现，一百年，工业革命的神迹——转成诅咒。后工业时代，要如何重整一百年工业消费留下的世界性难题？

我庆幸过生活里一一出现的科技神迹，一直到手机、计算机。我也开始深沉反省。电冰箱、电视、计算机、洗衣机、洗碗机、微波炉、空调冷暖气、除湿机、空气净化机、电子扫地机等，看着这些家庭必备的机械，也会问自己：我可以少掉哪一件？都是“必备”的吗？

我需要另一种神迹，回到素朴的生活原点，不是增多，而是减少。生活还可以减少什么？还至本处，也许应该回来守人的本分了。

（摘自《母亲的料理时代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老马大哥

熊宗俊

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有过很多的领导，老马却是我牵挂的一个。确切地说，他不像一个上司，更像一位大哥。

那是20多年前，老马在深圳的一家集团公司任内刊主编。由于对特区的向往，我投了简历应聘编辑岗位，面试的人就是老马。

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我走进公司。一位女士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，只见一位精瘦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，手里夹着一根香烟坐在那里，他摆摆手让我坐下，叫我简单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。我大概说了不到3分钟，他打断我的话说：“这样吧，把你写的东西拿我看看。”我从挎包里递给他一沓发表我稿件的报纸，他略微翻了翻，对我说：“你下周一来上班。”面试不到10分钟就被录用了，我惊喜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上班的第一天，我亲切地喊老马“马老师”，他笑着说：“别喊什么老师，也别叫我什么主编，就叫老马，听着顺耳。”从此，老马成了我心中的大哥。

公司为员工提供宿舍，因此我们部门的人，经常一起上下班，一起吃饭。老马爱吃好喝，尤爱饮酒。别人好酒是两天一小饮，三天一大饮，他是天天饮酒。也许是他酒量大，也许是他有所节制，我从未见他大醉过。老马仗义疏财，每次下馆子都是他请客。有一次我偷偷去埋单，被他骂了一顿：“你每月才几个钱，还抢着埋单。”还让服务员把钱退给了我。后来，我跟另一个同事商量轮流请客，他依然不同意，带着东北人的那份豪爽，微醺地笑道：“你们的工资是按内地标准，我是按深圳的标准，我比你们多几倍呢！”其实，他多的那点钱，早让我们吃了喝了。最后，我们决定在宿舍自己开火做饭。

最令我感动的是，老马爱“护犊子”，只要是部门的人，谁做错了事受了批评，他都一个人扛下来。有一次，我负责校对董事长的发言稿，董事长特意叫我到办公室，按照他的要求逐字逐句修改，修改完毕，由于我疏忽大意，竟把未修改的文件发送了出去。董事长发现后，大发雷霆要开除我。老马知道后，叫我写份检讨书，带着我向董事长道歉认错。他对董事长说：“我是编辑部的头，出了这件事，也有我的责任。如果要开除他，先把我开除掉。”最后，董事长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只罚我100块钱了事。

我们的试用期结束，老马因为员工转正后的薪酬待遇，跟董事长大吵了一顿，他觉得公司没有兑现他对我们的入职承诺，一气之下决意辞职走人。他离开的那个晚上，我们都喝高了，酒桌上我忍着没落泪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虽然我和老马只相处了三个来月，却时常会想起他，想起我们把酒话别的那个晚上，还有秋日里的那一缕晨光。

（摘自2024年10月15日《羊城晚报》）

◎图片来源于网络

◎本版联系电话：0939-8210855